兩山墨談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吳興陳霆

孫仲益賀胡尚書手簡云玉堂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榮其門人李學士祖堯註云金華殿名前漢史翼奉傳畧云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離宮又無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是也其援引殊不涉進讀事按史漢成帝命張禹等講論語於金華殿故後世以金華爲講讀之地孫所謂儒者之榮者用此也

史記漢宗室傳齊王世家前云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景帝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則志之本末詳矣繼復云漢擊破賢（元菑川王）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無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此係事詞重複又列傳漢建事中具酈生首尾征教事中叙張蒼始末謂宜從刊政而諸篇中如是者乃疊出予固疑史記

爲太史公未脫藁之書也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妄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觕淺者所爲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間有類吳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而勦入他說豈秦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孝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爲大孝

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之夫人然則子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感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說苑載周威公問屠餘策其國亡而懼乃進鏑嚋田邑史理趙巽之既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既後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愚謂周分為二之說劉氏

盖以實威公身後之禍不知其事情實非也按大事記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東周君於是東西周分治是時惠公欲獨擅河南之地故封班於鞏以奉王為名然則二周分治乃威公子孫並分王室之謀在惠公則為拓先業在威公則為子孫大焉者也

陶弘景二牛圖本出於莊子楚王聞莊周賢厚

使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二牛之意蓋用此

周書因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傳謂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或疑既制其出入則何事乎車而猶從以七乘下無背其因引十乘百乘之說謂古者以井地定賦車乘之數因井地而

出蓋四丘爲甸一甸爲田十六井所賦兵車一乘以車七乘疑削其國邑而但給以七乘所出之人士蓋古法七甸之賦也此說亦有謂然嘗考周禮大行人副車之制謂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蔡在周爲侯爵則七乘乃其平時之從車有罪之後削其出入而從車則不革姑且存其國儀侯度蓋寬假之禮也蔡氏失原其本故學者他疑予特袪之

西廣左右江溪洞之外別有依山之蠻俗謂之

山獠獠婦生子即出其夫則偃臥如乳婦少不謹則致疾其婦乃無所苦

元延祐間佛朗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滚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没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

頗有因遇坑井得水銀瀦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爲花銀是殆其地藥之靈異也

唐末方鎮類以讐報誅戮爲事而李茂貞之子從曮獨以仁厚爲政鎮人愛之其在鳳翔有田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未嘗省理從征王蜀部送王衍還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明宗入立知其故遣人誅重厚從曮上書言重厚

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頗貸其過此其識度誠長
者當時節使從後及之然以其茂貞之子故但
附其事末至不免爲雜傳中人殊可惜也
史記武王克商紂反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
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
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黄鉞斬紂頭懸太
白之旗世儒多謂紂雖殘賊死則已矣武王之
師固曰公天下之怒然斬寇新後亦須以動于
中豈有於其已死之尸而後加戮之理予謂此

言眞足以正史遷采擇不精之失非以存世數而曲爲之辯飾也又傳記謂太公蒙面而斬妲已今按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所謂嬖妾蓋妲已也二女非謂紂所出乃妲已與其並嬖者如傳云二女裸之謂妲已素慧黠意其當紂死之時必自計不免而預爲之所寧肯坐俟周兵之入而致其生獲哉然則此云二女皆經自殺撿之事理謂獨可信耳

後唐明宗史謂其胡人目不知書然其所見亦自高卓有帝王知書好文者所不可及秦王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凡此數言俱知帝王爲學之要比與專務詞章筆札

與臣下較能否者異矣其君主天下亦非偶然也

五代史梁本紀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昭宗崩下當補書太子祝即位是爲昭宣帝下方云十月王朝于京師然後事詞爲偹本紀叙朱溫事雖於唐可畧然昭宣之立不著其始則其下二年七月天子使來賜王迎鑾紀

功碑者當爲何人所遣耶此非惟迷誤後學亦事理之必不可闕者也

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詞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按此載曾子告孟儀一

節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似中間意何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略同也豈二書所出爲即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爲渾然而向所云云微傷于峭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詞自昔有別矣

予喜聞前代之故一日閱宋遺民錄得宋元以來數事意好事者所欲共聞也漫疏于左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望淮楚之分黒祲十

有餘年不散南偪江乃淒然淚下度宗在宮中日以酒壺自隨終日酣醺外事蒙蔽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于懷以匹練束為一體仍以黃金礪腰間乃赴水死文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為元將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誓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我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刎死汪水雲元量舊以琴入内供奉三宮北狩乃隨至燕山時為太皇及王昭儀鼓琴奉巵酒又或至文丞相縲紲之所

爲倖拘幽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曁後南還
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
弄行淚谷雨下歸而爲黃冠縱浪山水人以爲
仙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寵凡五年
不給衣糧至丞相死後乃給世皇夜夢黃龍
以爪纏繞殿柱厥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是
謀欲去之而瀛國先覺乃祈于帝師獲爲僧以
自免厥後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之
妃故當時無名子贈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

日西風涉草寒之句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
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
隱有西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凡是
數事皆予前此耳目未及者是不獨可錄爲談
助雖以備史氏可也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旉卒續綱目從恒
辭不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高宗禪
位乃立皇子旉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勤王變
輿返正以明受嘗奸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亂

毋擲之於壚之下俾高宗之嗣晚年想聞思之恨頓然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高宗嘗謂輔臣云朕性不喜與婦人近此李光本性識然先是高宗在維揚方宮中有所幸御忽報北罕兵至遂驚懼出奔致成痿疾以是嬪御希進其終於無嗣者坐此也明叟幫出朝野遺記

胡邦衡已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拘留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圖云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有蠻夷邸若今

之鴻臚舘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懸之彼所于以伐其謀而絶其和因引藁街爲言然則藁街非尋常梟首之市也程克勤平逆頌云吉祥就磔欽首懸竿藁街開闤都人快覩又正德甲戌間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鑑送京師法司論擬

上請有云宜懸首藁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八等本賊亂于中國於蠻夷無所交渉而亦引藁街之文未免於用事之誤也按懸首藁街本郅支西漢斬獲

鄧文韓于自延壽請爲此

宋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虜待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傴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侶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

今日嘗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欷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云云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若溥後仕宋亦不顯高宗嘗以片紙書其名諭張德遠曰但識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新安程克勤嘗預脩續通鑑綱目其於文宋瑞陸君實死節書文爲樞密使陸爲簽書院事謂一以塡海錄等書爲據于前既論之矣始君實居厓山時日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死其書存亾無從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詳者今得塡海錄閱其間數事與番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知此書不無舛誤訃非陸記手筆之比程氏乃

據以廢正史不知其何見也

偶閱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伍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即其地也其水色斑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于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而奔鄭與鄭人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

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乃自投于瀨水而死後員入郢而還過溧陽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吏記註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丹陽爲今應天府溧陽其屬邑也邑有投金瀨緣伍員投金而得名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爲之記（詳見前卷）是子胥過浣女之地諸說之可據無疑也若夷陵

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通秦入蜀之路槩之於吳風牛馬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耶或者水色類於浣紗好事者因謬傳浣紗女之說然則援以立廟而據以入志憒亦甚矣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自後太后迴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今閱朱子語類竊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殁於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頗畏失利而張通古

之來朝之忠計者懫不肯和宋勢盍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勢頗和之而止暨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宰班高宗竟丞之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劉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遺丞促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㩀而至

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舉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惜作史者不能畧示其槩故筆之以詔來者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吳興陳霆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闕逸行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誠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時必已死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
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
耄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
作蓋秦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集成篇
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至十四篇之廣
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元伯顏率師伐宋世祖以曹彬下江南諭之其
至臨安駐軍城北戒飭將士市無剽掠民無震
擾遣人諭幼主降次收圖書法物然後偕其君

臣以北從容閒雅有古良將之風雖其夷虜習性婉之曹彬終未全矣然視粘罕兀朮輩則霄壤矣嘗見其還經金陵梅嶺崗詩云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檻頭不帶江南物只揷梅花一兩枝其自誇如此若非口不言功者所宜然即此觀之有古人行李蕭然圖書數卷之況味其清致雅尚殆非夷狄中人物也

綱目載魏相田文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

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

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是二說即一事也而爲語不同其頗協者最後文之言

耳綱目稱田文而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綱目本之通鑑類非無據而呂紀則先秦之書要之於紀載爲信也二者未易稽決

宋弘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交富不棄妻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謇諤之風弘薦桓譚爲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召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他

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忠正以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又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

凡此讜言直氣與庸庸滯溺汲汲長孫相望而興者而通鑑節要乃不能畧載小生末學能知者或鮮矣予故表而出之

李鈞謀趙仕禎宋其子守節仕宋爲皇城使嘗

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守節歸諭旨筠謀愈甚遂起兵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守節以上黨降詔釋其罪以為團練使予謂守節處此誠亦難矣盍違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然而父死家滅已獨獻城而丐生則於義有未盡也昔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李懷光將叛其子李璀

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賣父而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臣之誼而一死從錡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而隱忍偷懦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

民錄乃知唐玉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翱皋羽與景曦各爲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禿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聚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禿裹陵骨雜牛馬諸骼爲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蜿之餘先已爲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兕

秃所爲若曰壓禳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于下而欽其遺天怒于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覩宋徳之格于上下者矣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刼火不燒楊璉塔怒風還激伍胥潮盖業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内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畧存然不知何者爲興元且攷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 國初修復城

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刻去之耶俟當細訪謝疊山跋程楚翁詩卷云五帝三王自立之國至德祐而滅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隨之西北巖凝之氣盛行于東南吾序陳月泉詩已言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一編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遺音獨以為王澤未竭民彝未泯豈與文士鬬角巧也楚翁毅然以天地大義為己責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幾殞携籍幸逃鋸鉞逋播十年李公亦渝豈不真

男子哉乘離忠矣義氣不足以感人無衣勇矣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翁之詩作於彼時乎云云楚翁徽之發源人性倜儻英明學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發憤散家貲陰結敢死士將復郡縣事泄被執拷掠幾死夜賂守者得脫去時碧梧馬丞相廷鸞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碧梧義其爲人贈以詩云汗竹丹鉛側空花紛黛中尚懷丞相亮不習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謗于邁

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客碧梧所久之閒謝疊山在閩中去就疊山奔走往來凡十年間關險阻一寓于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之令人涕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悵悵無所依病逝旅中以死其所著述經兵燹徙無一字存惜惜可惜然楚翁雖不幸而碧梧之句疊山之語則烱然在簡冊間身名固不朽矣

說苑具載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乃漆身變形吞炭瘂聲襄子將出

豫讓爲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漆爲拒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之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乃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乃自置車廡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按讓本傳稍

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欲爲報讐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刑人則豫讓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于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執之乃喟然而嘆曰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於是讓伏劍而死據此則讓之自殺乃在伏橋之後説死序諸入宮之時微爲舛錯又襄

之言曰中行以衆人畜我我亦衆人事之智伯以朝士待我我亦朝士為之用昔人謂即其言而察其中則讓固懷貳心者矣何天下後世之足愧也然觀襄子謂讓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則讓之本心在當時已為識者所非矣後世之論篤落第二太史公傳之刺客無亦有見于是哉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仁賊宋僧人楊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林霽山

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為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髗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厓山志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諸水政和縣人余應則亮網之得理宗髗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牛馬諸骼作浮圖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玉潛林景熙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為匣以葬初未聞則亮為此舉也始陵發後理宗

國失其頭顱盂胡僧竊之製爲飲器胡俗以得帝王頂骨爲鉢盂則吉祥如意故爲此至我

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于元庫久之得于西僧汝訥所牧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

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于元穴凡理宗髑骨其始末有據如此令曰林景熙絧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網得以葬夫景熙固嘗預葬骨之舉此猶可說若則亮則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哉此

誠好事者傳聞之詞皆未足憑也

李賀榮華樂云鳶肩公子二十餘齒編貝脣激

朱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或謂椒

房乃宮禁嚴密之地非公子可夜遊者按此篇

本詠梁冀事冀爲人鳶肩豺目所謂鳶肩公子

指冀也本傳冀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

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

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

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

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遂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與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鍾吹管醼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云云觀此則冀之宅第視宮禁蓋等矣所謂椒房得非當時僭擬無度壽之房闥亦用椒壁之制而自同於內庭之稱耶然則賀之言正以著冀驕僭之極於宮禁初無預未可謂失也

九峯蔡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愚謂夏非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隕霜無氷雨雪震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左傳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汲書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語皆其證也我

朝周洪謨氏作周正辯疑一主蔡氏力辯

周人未嘗改月其謂春秋所書乃因事而繫月者皆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則謂二冰以正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雨雪之上恐有缺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爲非常過度故繫震電于大雨之下也如七八月旱者決在孟仲秋之交十

一月十二月杠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
証據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
也且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爲然宋元諸儒盖言
之不獨諸儒爲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逞
其辯于春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書則節去周
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
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謂周末世亂道路榛
塞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爲之說夫其節汲書者
固欺人之失而謂左氏不知周制則幾于妄矣

盖左氏魯之史官其傳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於周之曆紀亦難乎謂其不知也雖然周氏尚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為不足據則其所取信者惟己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正德末中間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部將于道度勢不可脫即跪俟道左賊悦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污之時賊大衆已起營獨所遇賊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為

次及大姑姑俟賊上體即兩手交按賊頸小姑以死踞其身賊時已疲作力不能起嫂即其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准格給賞時皆壯之予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餙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鬢者掠之因與祼飲賊既酣擁花娘臥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平婦之事大畧類此然花娘斃賊於醺酣而三婦乃斃賊於倉卒此尤奇快也作三婦制一虎繼濮州

娘之後一虎哮三婦怖以咷三婦順一虎疲以困虎生獰嗜慾亦其性幕天不醜裸人國席地寧知陷身穽按虎頸踞虎腰虎雖有力不得跳肉屏未竟聚麀樂亟顧已落屠猶刀嗟嗟三婦非五虎胸次沉機乃雄武為君寄謝晉男子下車攘臂習何數

張士誠亾國亾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僞稱丞相信用匪人群小趨沓卒之內乏謀畫之臣外鮮折衝之將邊威不振國計坐耗以迄于亾

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爲　天兵用砲擊死所任隆平郡太守周倀本山陽鐵冶子以聚歛功至上卿伏誅日纓頰言曰錢穀鹽鐵等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亾國賊不知死罪尚敢言是耶遽殺之吳人莫不快或手加額曰今日天眼開也有蔡文者山陰人素業醫葉德者雲陽人業星卜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才能惟以諂諛悅士信意汲引邪佞排譖蹇諤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春獲至臺城

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于稱者一月又潘某者其僞駙馬也性驕侈娶美娼凡數十內一爲蘇氏姿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于客宴國亾伏誅臺城投其首于溷張氏始末雖畧見於輟耕錄歸田詩話等書然未詳備茲偶得其數事于此俟他日有聞輯爲傳云

雨山墨談卷之十七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

吳興陳霆

宋觀察使汪介然傳元人汪幼鳳所作中載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介然使虜遊城上皓聞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聞于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适拜介然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

曰徽夫人之力不及此後适出知徽郡爲介然建府第朱文公誌朱弁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即此也介然冒危險以通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傳無疑獨考洪适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宣歸朝殁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仕則爲說荒謬不考之過也

予前譜楊璉眞伽所發鎮南浮圖入 國朝來無跡可訪意謂 國初刦去此但一時據理勢而言

未暇考求其詳也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于宋故宫二十五年載西僧楊璉眞加以宋宫室爲塔一爲寺五元人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至 國初只毀穢陵行云流螢夜飛石虎眠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鎮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 朝方毀此則 國初剗去之明驗也以此例之乃知天下古今之事其不得親擊者以理勢推之蓋十中八九又楊髡建塔本爲

瑱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歲月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周草窗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草窗所誌發陵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而九月建塔事理相因最爲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紀誌當爲實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曠一年之久至如玉潛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

日下令袁陵胥築塔時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其謬誤也

三國之統系陳壽帝魏而寇蜀司馬公因之朱晦庵翻其失乃帝蜀而賊魏自朱子迄今未有置異說者也並朱子時有曾文龍者作孔明論一篇大抵其論先主孔明之跡而攻蘇其過此未暇論至鄭如幾魏春秋之作則與朱子之見天異矣如幾字維心太末人從居德清之龜溪從葉石林諸名公游以陳壽三國誌紀載無法

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紹漢統張無垢亦成與相莫移晉魏之後書曰僕不能超時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余日辱賜教疑其予操而黜備處病居山無經同究欲置不報恐閤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絕者謂之統否以魏篡取雖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弑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非也司馬遷作史

記畧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倣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董卓之亂王室覆蕩獻帝曹陽之敗六宮委棄於塗泥百官餓死於墻壁自古播遷危辱無甚于此而山東諸侯以義名師擁據睥睨莫或有惻然動心者操獨奉迎都許披荊棘立廟社使如綫之緒絕而復延雖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有功于漢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于鄭書曰公朝于王所及天王狩于河陽又書曰公朝于王所公朝

而諸侯不與所以譏諸侯之不臣也司馬溫公
謂操取天下於群盜之手非取于漢深亮其心
漢者非操之罪僕猶不敢以爲然蓋操實攘而
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殺孔文舉弒伏皇后
與夫受禪之文陳壽所畧陳者僕皆特書而詳
志之不没其實以暴其罪爲萬世亂臣賊子之
戒黜之之旨不爲不嚴獨表其奉迎一節以厲
後世臣子臨艱危不可以棄其主耳至論其心
則曰學古而任數外寬而中險含小怨以矯情

引大義以飾詐惜其客有餘而度不足其非而黜之者如此亦豈得其情矣未嘗予之也若曰魏篡而有之不當黜漢則非春秋之法也噫漢以宗室而在天下惟虞表璋備耳虞表既敗璋又失國幾其奮起而與劉氏者舍備其誰哉望之深故責之切方曹陽之敗臣子有不可爲心者備時爲將軍領豫州刺史擁重兵據方面其勢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動衆曾不聞馳一介之使脩常貢之職唁顛沛訪存亾亦未嘗出一詞

以徼漢之義士果有意於與漢乎謂其長者長者固如是乎厥後獻帝密詔使之圖操備與操方昵出同輿坐同席非不得其便也畏不敢發事覺兵敗乃遁於袁紹紹何如人哉紹破往依劉表至是始得其謀蜀之計於諸葛亮夫劉焉同姓之邦使備與之協和庶幾或可以興復也春秋伐同姓者貶其爵而人之滅同姓者絕其類而夷狄之且璋厚禮迎致使守漢中漢中蜀之咽喉也備苟不急於自爲籍益州之兵食討

平張魯而扼其咽喉孰不壺漿以迎師璋將遜
避之不暇矣術不知出此乃背恩棄義反襲而
奪之是者固如是乎昔光武破尋邑討王郎降
銅馬救斯民於塗炭然後即位改元故中興之
功照耀往策備於漢無纖毫之功臧同姓而乖
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亟欲稱尊告祭天地託
流言爲獻帝舉哀定謚而帝尚無恙也騁區區
口舌以誣群聽一皆出於變詐無足取者操有
無君之心猶畏名義終不敢自尊備有所畏乎

閣下唔操而不知備有可唔者如此僕爲之覽曰任智勇以爭天下之勢仗信義以歸天下之心此高帝之所以創業世祖之所以中興也備之智勇信義何如哉蓋未有智勇不具信義不立而得志於天下者也僕所朢備者深矣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亾系之魏也系之晉耶又莫適攸從也其去取大旨如此予嘗反復其所言而考究當時始末俻亦足以表暴操之功罪而愧赧乎先生之心其立言要自有謂不可盡棄也

昔歐公作五代史刺公借其不脩三國志因嗤東坡爲之坡恐世間議論不一避而不承然則昔賢於此正自難言耳

我朝遷鼎北平雖成祖弘規遠畧然本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駕御謹身殿顧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衆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

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
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昔武王克商
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繼
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繼先志卒
營洛以爲成周東遷之後保固守險綿延國祚
於八百年之永非細故也今
國家控據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
之基則

成祖繼志之孝
聖子神孫迓衡之休也
予著攝義載宋高宗駐蹕維揚金師入寇將渡淮適招信縣一尉時以巡徼遇之途遂相敵是日風作塵氣蔽天虜不測南軍多寡相拒踰半日尉以力戰死高宗因得飛報倉卒渡江不尓則有可虞者然尉之名氏失傳記者爲之嘆惋偶閱續通鑑載建炎三年金人由招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虜以疑兵摩暉自上

流渡城破暉死之此事正與傳記脗合然則尉
乃孫暉耳其脫君父於阽危忠績匪細
樂記一篇竊嘆其高深遒古非秦漢文字可並
致堂胡氏謂爲子夏所述或又謂子貢所作然
皆無可經據愚意此或夫子所示意門人商賜
輩述以共成者也
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
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
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亟走救

火於是羣猴遂䏲去其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徐敬業起兵誅武后不克而死武因勦滅其族
論者謂高宗之立武氏決於徐勣一言然未幾
徐氏族滅亦足爲其禍唐之報偶讀唐書乃知
勣之後蓋未盡滅也按吐蕃傳爲將徐舍人者
語所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
后時吾祖以兵尊王室不克而犀子孫奔播絕
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顧不能自
拔耳是勣之子孫故在亦足爲敬業忠義之報

也
閩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然註之所本它無所攷
宋時瀘南人有晉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吉了以貧甚欲賣以濟國之故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夷境因不食而死此與巫山縣水之白鷴正相類彼含齒戴髮名爲士大夫者顧叛宋而投金元曾禽若哉

曆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是爲春秋分先儒言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北盖主北極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而北至于東井則去極爲近而於時爲夏至日自東井而南至于牽牛則去極爲遠而於時爲冬至然此南北必人從地面仰觀于天推考其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曰南北以在天者言也

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言蓋二十八宿有一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日行適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爲春分在西而至婁則爲秋分然此東西是蓋一定之方人於地中左觀右顧一望可見故曰東西以在地者言也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㙛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禋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㙛社則山川之望羣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

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祭以該其餘也五年之祭莫殷于禘畢禘則比年小祫三年大祫皆包之矣四時之祭莫備于嘗畢嘗則春夏禴祠歲終祫蒸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

無餘是爲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從後强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趂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按先儒得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

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在湯則放之而不追其所往在巢則納之而俾終夫天年初未有殺戮之事也故終湯之世其不受命者巢伯而已武王伐紂之後箕子則甘於即夷夷齊則恥於食粟商容則竟於釋位大家弗靖奄君再叛是其劉殺之施于當時者有不忍焉故也古以湯武並稱要之武之慚德視湯較甚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

同穴而處蔡氏謂爲怪誕不取今按甘肅志凉州之地有元兒鼠者形狀侶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侶雀色作灰白嘗與元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凉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盜跖之言曰盜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天下之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富翁之言曰大凡致富之道先去五賊所謂五

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蓋未有五賊不去而能成富翁者也吁五者在人富者則欲去之以致富盜者則須藉之以成盜然則古之所謂大盜其猶賢於爲富不仁者乎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塤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眞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齰指稱嘆以爲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

妙也

地之下皆水、之下乃天、之外則大氣、之渾淪逼塞者包裹充滿莫有涯際又復迅行疾轉略無少息凡其內之水與地爲繫束于勁風罡氣之中不得以下此地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也大要則氣舉天、包水、載地三言而已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以浮天而載地其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甚云水下其說方穩

趙簡子謂陽虎曰今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李首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狄公薦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言其後之籍蔭也又貫島詠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蓋幾其後之得刺也

王輔嗣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蓋復有來復之說亦有退復之義易言七日復者來復也論語言復其位者退復也冬至陽生六陰以漸而退聽夏至陰生六陽以漸而反歸故王言陰

復陽復要皆退而還復也

環谷汪氏曰周禮太司馬所言正月之吉是指夏時其言正歲則爲周人建子爲歲首之月其說是矣然謂周不改月則亦未足憑也蓋夏時周月在周並行時以作事故月令大司馬所用皆從夏時歲以示統故春秋所紀皆遵周月所謂周月則以十一月爲一月汲書左傳可考而証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

者持聚頭扇當時議笑之我　朝永樂初始有
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
以充貢
朝廷以偏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
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
猶存其舊今持者亦鮮矣

予著墨談十八卷藏篋久矣

邑侯双峯先生雅尚文事因就予一覽閲

既徹編則以書來曰是不可不傳也爰遂

仟俸付之梓且命邑民沈懷桐度其事工

既訖衆謂　侯此舉蓋不欲以論衡自秘之

意而懷之幸義豈得書因識之末簡

嘉靖己亥春正月吉旦陳霖書

雨山墨談卷之十八終